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江湖夜雨十年燈



(台湾) 诸葛青云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江湖夜雨

十年灯

三



第十九回 李代桃僵

他们已听说素琼率众离山，却不曾料到会走在前面。

任共弃排众而出，走到杜素琼面前，不知如何开口。

杜念远已飞身而出，高兴地叫道：“山主！姥姥，朱姨姨，你们都来了！”

朱兰一把抱住她，仔细地端详她有何改变。

杜素琼冷冷地道：“我来把念远带回去！”

任共弃原有无量热情的话待吐，却被她冰冷的语调整个封了回来，呆了半晌，才呐呐地道：“她……她是我的女儿！”

杜素琼仍是冰冷地道：“她跟你不会有好结果的，而且你也无权！”

任共弃满腔的热情，突地化为愤怒，大声道：“她是我的骨肉，为什么我没有权利？她跟我没有好结果？跟你又有什么好结果？还不是跟你一样变成麻木……”

杜素琼毫不动容道：“你能给她什么？”

任共弃厉声道：“我给她父亲完整无缺的爱，你呢？你连是她的母亲都不敢承认，一辈子叫你山主……”

出乎意料之外的，杜素琼突然道：“为什么不敢承认？世所共知，她是我生的！”

任共弃想不到她会这样讲话，呐呐道：“梵净山主不能有一丝俗情，你不能有女儿，这是规矩！”

杜素琼道：“规矩是死的！人是活的，我现在是山主，就

0166/39

有权利立规矩，今天当众宣布，嗣后梵净山主与俗人无异！”

任共弃语结气短，吃吃地道：“你……这是何苦，今后你何以服众！”

杜素琼冷冷地瞄他一眼道：“多谢关心，你不妨问问她们服不服！”

说着手一指费姥姥及朱兰等人。

这些人虽略有诧异，却未改肃敬之色。

任共弃废然长叹一声道：“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仅有孩子是惟一的寄托，你还要将她夺去，居心何忍，我求你把她给我行不行？”

他简直是在出声哀求了，杜素琼却不为所动。

大殿上陷入僵局，胡子玉见情形不对，忙走出来。

先轻咳一声道：“杜……山主，咱们久违了，山主近来好？”

杜素琼望他一眼，满是厌恶之色，鄙夷地道：“不劳动问，大军师一向得意，水道得有今日蓬勃，军师之功不可没，大军师今天又安排了什么锦囊妙计？”

胡子玉虽受讥讽，毫不在意，耸肩说道：“山主客气，老朽仍是出来做和事佬的，请山主念在任老弟舐犊情深，把孩子给他吧，何况我们都很喜欢她！”

杜素琼尚未开口，在朱兰怀中的杜念远却一撇嘴道：“谁要你喜欢，我最不喜欢你了，你老奸巨猾！”

此言一出，殿上许多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连几位年高的佛门弟子都不例外。

胡子玉虽觉难堪，好在他人老皮厚挂得住。

耸肩涎脸笑道：“贤侄女，你可冤枉我了，我虽然不成材，可从来没有教过你什么歪主意呀，你仔细想想看，我们相处月

余……”

杜念远小手点道：“你虽然没有教我，可是我若是跟你在一起，耳濡目染，照样可以学得许多害人的把戏！”

胡子玉做个怪脸道：“贤侄女你又胡说了，我们当着你不谈正事……”

杜念远抢着道：“谁说没有，前几天我装睡觉，你不是发表了一条什么梦里乾坤吗？两虎相斗，两败俱伤，不是你说的吗？”

胡子玉想不到她这一点给当众抖露出来，大是尴尬，半天才回过味来，嘿嘿干笑道：“贤侄女！算你厉害，我老头子服输。”

杜念远笑道：“哪里！彼此，彼此，你是把没有鞘的刀，我是颗不藏棱的珠，你锋芒太露，我光芒不敛，都不好！”

胡子玉一大把年纪，现在受着一个小女孩儿的教训，不禁汗流浹背，忙将手连连拱着道：“承教！承教！老朽衷心承教。”

杜念远得意地道：“浅水涓涓，而深水哑然，我们都该以此为诫！”

这小女孩儿以她无比的聪明才华，震惊了殿中无数好手高人，四周只听见一片啧啧的称赞声！

天心喃喃地合十道：“奇才！奇才！佛祖慈悲，保佑她长命百岁！”

朱兰热泪盈眶地搂紧她道：“宝贝！别再说了……”

杜念远望她幽幽一笑道：“朱姨姨，你大概怕我夭寿，其实我想人的生命就像昙花一样，只要能够绚烂一下，短促些又有什么关系！”

四周的赞美声突然因她的这一句话而沉默了。

沉默中只有朱兰的啜泣声。

任共弃忽而伤感地道：“这么好的孩子，我实在不配教育她，让给你吧！”

语毕，黯然地回到水道那边去了。

胡子玉站了一会，突地对杜素琼道：“山主！孩子的问题既已解决，今日之事，与山主已无关系，等一会儿，请山主作壁上观如何？”

杜素琼点点头道：“只要不侵犯到我，我一定袖手。”

胡子玉大是满意，回到一边。

“少林”与“峨眉”的人则不禁面面相觑，相不到杜素琼会在此时抽身，然箭已在弦上，不发也不能停了。

胡子玉与任共弃、文抄侯交头商讨了一阵。

文抄侯即在座上站起来道：“在下以水道盟主身分，请二位掌门人答话！”

涤镜与明心无可奈何地站起来。

文抄侯傲然道：“敝盟河南分坛及泯江分舵承蒙两大宗派赐教，十分感激，今日特来要求一点公道，二位掌门人有何分教？”

涤镜缓声道：“敝派少室总院，无故受到侵袭，不得已，乃作自卫之举，文盟主向我们要公道我们向谁要去！”

明心亦道：“敝派之遭遇与‘少林’如出一辙，请盟主明察！”

文抄侯一笑道：“二位倒推托得干净，敝盟损师折人，难道就此算了？”

涤镜道：“欲加之罪，何必假辞，文盟主意在一搏，我们也准备好了，随便盟主如何交代，不必再多作虚套了！”

文抄侯大笑道：“痛快！痛快！掌门人快哉此语，文某只

好从命了!”

涤镜道：“启战端者为盟主，敝派不辞一战，却不愿担起这个先开头的罪名，请盟主最好把话说清楚了!”

文抄侯见这老和尚也颇厉害，奸笑了一下道：“掌门人怎么说都可以，一切有文某担承，我们是单打还是群殴，请掌门人划下道来!”

涤镜冷冷道：“盟主早就有计划了吧？请吩咐下来吧!”

文抄侯脸上现出怒色道：“我敬你一派掌门，而且有梵净山主在此，所以才处处按照武林规矩相询，你别给脸不要脸……”

这几句话倒是义正辞严，说得涤镜脸上一红。

文抄侯见脸面挣足了，才偶然地道：“咱们还是文文静静的一场打吧，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帮派，乱杀一通，到底不太像话!”

涤镜长叹一声道：“一任盟主吩咐!”

双方都开始调度人选了，突地杜素琼一使眼色。

赵大手持巨斧，跳至中心道：“慢，那日用‘迷神散’害我的老混蛋，你出来，咱们先较量一下，让俺也出出这口鸟气!”

事出突然使水道这边的人都愣住了!

胡子玉急道：“山主!你怎么言而无信?”

杜素琼神色平静地道：“我只说过我本人袖手，却并未禁止我手下的人找还过节。”

胡子玉这才知道上了当，干脆点明道：“假若这位大哥吃了亏，山主也要出手了是不是?”

杜素琼道：“你够聪明!他是我的手下，他若吃了亏，便是我受了侵犯，身为山主，这是义不容辞之事!”

胡子玉长叹一声道：“山主！阔别数载，你不但武功精进，而且心计大有进步，看来我老头子今天是上了圈套了！”

此时“少林”“峨嵋”之人，大感欣慰，纷纷感激地望着杜素琼。

胡子玉道：“老朽尚有一点事有待商榷，山主可否稍待一下？”

杜素琼道：“你尽管请便！”

杜念远道：“老狐狸伯伯，你又要现原形了！”

胡子玉朝她苦笑了一下，立即与其余各人低头商量。

文抄侯轻声道：“怎么样？今天恐怕要阴沟里翻船。”

胡子玉咬牙道：“管他呢！好在我预先准备好了，老大照预计进行吧。”

文抄侯点了一点头，胡子玉遂手摇折扇步出场中。

他行步沉稳，胸有成竹，立刻吸引大家的注意。

赵大气呼呼地道：“老混蛋！拿家伙出来！”

胡子玉手执折扇一举道：“冬遮寒风夏遮日，一扇在手四时通，老朽生平就是仗此一扇，无往而不利，阁下还要我拿什么家伙！”

赵大怀疑道：“你这扇子能挡我斧头？”

胡子玉敞声笑道：“昔日孔明羽扇纶巾，胜以雄兵百万，老朽不敢妄自菲薄，让你领略一下‘铁扇赛诸葛’的扇中机关！”

他强敌当前，谈笑自若，风度极佳，赢得大家好感不少，每个人都聚精会神，看他一展扇底雄风。

赵大手横板斧，大喝道：“老混蛋，注意，俺要开始了！”

正待举斧劈出，惊而殿外一声猛喝：“且慢！”

飞进一条青色人影，落地定身。

大家不由得惊呼一声：“韦明远！”

“‘太阳神’韦明远！”

事情接二连三地来，韦明远身子刚站定，殿外又飘进一个黑衣瘦小的蒙面人，极似女子。

蒙面人一掌突击，韦明远未及转身，即已中掌，掌力至巨，立刻被打得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！

蒙面人冷笑一声，身形一转，立刻又像一只大鸟，飞出殿外而去。

韦明远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！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！

突然得令人难以相信，来不及接受，当然无法谈去到去应变了。

韦明远猝然受袭身死，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！

韦明远之惊人固然是由于他本身不平凡的武功，但最大的原因是由于他与萧涓、杜素琼的恋情。

这两个女人已成了方今武林最强的两大高手，掀动了近六七年来江湖上从所未有的轩然巨波！

现在，他的尸身在场子中心，血肉模糊，面目全非。

最先惊觉的是杜素琼，她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异常的激动，清叱一声，蹶着先前的蒙面人追了出去。

“少林”及“峨眉”门中的佛门弟子，对地上韦明远的尸身，喃喃地念佛号，似在超度他的亡魂。

胡子玉则别有深意地笑道：“赵朋友！咱们这一场暂且等一下再比如何？”

赵大高声地道：“行！俺正想提议，不料被你先说了，俺不放心山主，得赶去看看！喂！你知道刚才那个蒙面的人是谁？”

胡子玉沉吟一下道：“从身材来看，那是个女子，

从迹象及功力来看，那人很可能是敝帮前任盟主，‘江湖龙女’萧涓……”

“少林”涤尘大师插口道：“韦施主与萧盟主五年前在英雄大会上结伴离去，并无争吵之象，为什么她要杀死他呢？”

胡子玉耸肩一笑道：“这我不太清楚了，五年内可能变化很大，他们上哪儿去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只有问他才知道！”

说用手一指地上的尸身，哈哈大笑又道：“可惜他就是想说个明白，也无能为力了。往日英雄今何在？黄梅不落青梅落，我老头子居然还能见他死于非命，倒是想不到之事。哈……”

朱兰热泪盈眶，突然飞身出来，戟指着胡子玉道：“他已经死了，不许你这样侮辱他！”

语音凄厉已极，听得胡子玉心头一寒。

良久才讷讷地道：“不说就不说！死者为大，他既已身死，我与他的仇隙也就一笔勾销了，得！得！方才就算老朽失言……”

语毕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小子我看并不怎么样，不知她们女孩子何以对他如此倾心，这一死，不知有多少人要伤心呢。”

朱兰凄然无语，杜念远却过去扯住她的衣襟道：“朱姨姨，这人就是韦明远？我的名字就是纪念他的？”

朱兰黯然神伤，泪落如雨道：“是的！他生前是个很了不起的人。”

杜念远摇摇头道：“我看他也不怎么样，连人家轻轻一掌都抵不住。”

胡子玉连忙插口道：“贤侄女，你不知道杀他之人，功力有多高。”

杜念远瞪眼道：“多高？从他的身形上，还比不上山主迅速俐落，假若这种人就算是绝世高手，你们这江湖上也太可怜了！”

小女孩儿的几句话，却将殿中许多人都说得满面绯红。

杜念远想了一下又道：“韦明远进来之时，我只见过他一面，失望得很，我所得的印象，远不如你们所说的那么好。”

胡子玉微微感到着急，却仍平淡地道：“贤侄女，说说你对他的印象看。”

杜念远道：“他长得虽美，可是形容枯槁苍老，与我们山主的丰神出世完全不能相比，我不明白……”

朱兰插口道：“山主服过‘九天梅实’，青春常驻，韦明远他……”

胡子玉也接着插口道：“韦明远一介俗人，风尘劳顿，自然抵不过岁月的侵蚀，你看你父亲，五年前还是一个翩翩的美少年……”

说到这儿他面容骤变，立刻止口不谈。

朱兰亦觉心中一动，姗姗地走向尸身旁去。

胡子玉望着她，颇为着急，任共弃却突然出来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朱兰缓慢地道：“他身上有家传‘铁剑’‘飞环’以及‘拈花玉手’，这些东西是他的，怎可落入你们之手，我要把它们拿出来……”

胡子玉亦急着赶过来道：“我们绝对不会从死人身上抢东西，姑娘请放心，韦明远既已身死，就让他宁静地安息吧。”

朱兰道：“假若我想要个一两件留做纪念呢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姑娘何忍心从一个死人身上去搜取……”

朱兰道：“我若不拿，怎知你们不会暗中取去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我敢担保不动他一丝一毫，姑娘若是不信，我立刻命人将他厚棺装殓，再将棺木交与姑娘如何？”

朱兰想了一下道：“这样倒是不错……”

胡子玉忙道：“就是这么办吧。我现在就叫人出去准备了！”

朱兰住口不语，胡子玉果然叫过一名帮众，吩咐了一阵，那名帮众领命而去。

朱兰突又笑道：“我真想看看那些东西，听说它们都是当今罕见的异宝，尤其是‘拈花玉手’，分水辟火，香镇蛇虫，吸金摄铁……”

说着再移步向尸体走近去。

任共弃又待出手拦阻，胡子玉却似心已变，用眼睛朝他一打暗示，任共弃莫明所以地抽回了手。

胡子玉赔笑脸道：“姑娘坚持要看也好，我们亦可以跟着一起开眼界。”

朱兰嫣然一笑，脸上全无戚容，与她方才珠泪承睫盈眶的模样，大相迥异，倒令人莫测高深。

她走至尸体之畔，蹲下身去，在尸身上掏摸了一阵。

殿中所有的眼光，都集中在她的动作上，任共弃微有不安的感觉，只有胡子玉仍是若无其事。

过有片刻，朱兰空手站起来道：“奇怪了！他身上一样东西都没有？”

胡子玉悬疑地道：“不可能吧？自入殿以后，就没有人动过他！”

朱兰佛然道：“总不会是我私藏起来了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又不会‘五鬼搬运大法’，哪有那么大的神通！”

胡子玉嘿嘿干笑道：“老朽并未说姑娘拿了，只是对此事

感到奇怪罢了！”

朱兰皱眉道：“东西究竟上哪儿去了呢？这些都是武林异宝，理应随身携带才是，除非是他今日自知必死，或者……”

胡子玉脸色微变，连忙接口道：“或者他将东西留在别处亦未可知。”

朱兰颇有深意地望了他一眼道：“你一向自负聪明，这一句词儿可就接错了。”

胡子玉一愕道：“不知姑娘本意是要说什么？”

朱兰的双目中发出严峻的光芒，厉声道：“胡子玉，你的戏要唱到什么时候为止？”

胡子玉神色骤变，呐呐道：“姑娘说什么？老朽不明白……”

朱兰冷笑道：“你不明白我明白，这死者根本不是韦明远！”

此言一出，举座又是一阵慌乱与窃窃私语。

胡子玉与任共弃脸色大变，愕然无语！

涤尘忍不住过来道：“老衲与韦大侠有数面之识，印象深刻，俱未看出破绽，不知姑娘缘何识得此人不是韦大侠？”

朱兰侃侃道：“韦明远神光湛然，有一种自然的威仪，此人面色苍老，形容枯槁，哪里能及得上韦明远万分之一！”

胡子玉此时脸色已恢复平静道：“姑娘可能对韦明远印象太佳，以至于忘了岁月催人这回事，五年江湖老少年，韦明远自会有点改变！”

朱兰冷冷地一点道：“胡子玉，你心思之密，的确够得上天衣无缝，连一丝小节都注意到了，怎么会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？”

胡子玉想了一下才道：“姑娘的话越来越神秘玄妙了！”

朱兰突地大笑道：“你算无遗策，连岁月在人身上所添的痕迹都想到了！可惜你忘了，韦明远曾经服过‘驻颜丹’……”

胡子玉的脸色突然变为异常苍白。

朱兰仍是得意地接着道：“你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与韦明远相似的人，想以他的死来欺骗我们，到头仍是弄巧成拙……”

胡子玉大叫一声：“你真厉害！”

忍不住张嘴喷出满口鲜血。

朱兰见他被激成这副模样，倒是不忍再加调侃，只是摇摇头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缓声说道：“你心计既工，偏偏气量太窄，成功了，便喋喋夸诩不休，失败了便急成这个样子，哪里像个‘铁扇赛诸葛’，卧龙先生怎会有这副德性，充其量，你也不过可与曹阿瞞一争上下，你还缺少孟德那种豪气！”

胡子玉脸上一阵青，一阵白，气色异常难看。

涤尘却仍不信似地追问道：“老衲在西子湖畔，曾见管双成仙子于片刻之间，蚀尽丰华，韦明远纵然服有‘驻颜丹’，会不会……”

朱兰却连连地摇头道：“绝不可能！仙子只是服用‘九天梅实’，何足与‘驻颜丹’相较，如其不然，‘天香三宝’如何为天下所垂涎？”

涤尘还待相问，朱兰却变为烦躁地道：“怎么，莫非你希望韦明远真的死掉？”

涤尘蓦而警觉到目前这少女对韦明远的感情，必是也极为深切，虽不知究竟，却连忙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贫衲也惟愿韦大侠吉人天相，寿期永颐，惟其如此，所以才不厌求详，以得安心！”

朱兰这才转颜一笑道：“大师只须看看胡子玉的模样，不就全了然了吗？”

涤尘哑然笑道：“出家人心眼太死，见未及此！还是姑娘明察。”

殿中又陷入沉默，胡子玉已回到自己那一边休息去了，任共弃在他旁边，神色凝重地私语着。

突然殿中又掠进两条身影，落地无声。

众人定睛望去，一个是方才追敌的杜素琼，另一人却是水道盟主文抄侯，不知他何时也出去了！

两人进殿之后，俱未说话，各自回至本位。

朱兰在杜素琼耳畔轻轻的说了几句。

杜素琼用眼一扫地上的尸体，轻声道：“我也是太粗心了，应该知道这不可能是他，我虽不知他近年进境如何，但总不会这么差劲的。”

涤尘却忍不住过来合十道：“山主追敌的情形如何？”

杜素琼平静地道：“没追上，初时还略微见到一丝身影，谁知跃过一道山坡，就踪迹全无了，这人也太卑劣，敢当众杀人，却不敢当众承诺，真是无胆的懦夫，无耻的匪类。文盟主，你说是也不是？”

文抄侯刚与胡子玉等人交换了几句私语，脸上阴晴不定，听见杜素琼问到他，连忙站起来道：“是，是！山主说得对极……”

他虽在点头承认，却掩不住脸上的红，勉强地接道：“不过从背影而判断，极似敝帮前任盟主萧姑娘，她既是蒙面而行事，必有她不愿出面的理由！”

涤尘突然问道：“盟主是何时与山主会合的？”

文抄侯尚在沉吟，杜素琼已开口道：“就在我把人追丢之

际，突见石后有人影一晃，我赶上去，没有看清楚，就发了一掌，谁知接掌的却是文盟主！”

文抄侯脸现愧色地道：“山主功力深厚，敝人出全力勉抗一击，幸保完命，却不能不承认多少总受了一些微伤。”

杜素琼却笑道：“盟主过奖了，盟主追敌超我之先，可见在轻功一道上，杜素琼不如远胜，我们只算是各有所长吧！”

文抄侯脸色显得异常难看，涤尘却又再问道：“盟主是何时离开大殿的？”

文抄侯脸色又变道：“那蒙面人刚走，我就追了出去，期时你们都注意在场中的突然事件，没有人注意到我离去……”

他连说带比，神情颇为紧张。

涤尘道：“老衲之注意力迄未松懈，只是未见盟主离去。”

文抄侯厉声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难道我走时还需要向你报告不成？”

涤尘虽受他大声呵责，仍是不动声色地道：“盟主请不要生气，老衲只是随口问一句而已！”

文抄侯想是亦发现自己失态，压抑住怒气反问道：“你一直在注意，那么你说我是何时离去的？”

涤尘一愕道：“这个……老衲没有看见。”

文抄侯晒然一笑，脸上满是鄙夷之态。

朱兰忽地站起来道：“我倒知道你是何时离去的！”

文抄侯望了她一眼道：“姑娘请说！”

朱兰道：“当胡子玉在场中故作从容，装模作样假神气之时，你趁大家都在注意他，你就悄悄地出去了，更上黑衣，使用‘千幻身法’，缩小了体形，然后你们假扮的韦明远突然出现，你再回来用掌将他杀死，为什么一定要将头颅打碎呢？当然是希望面目全非，不致露出破绽，这一切都是你所为，却是

那位胡大军师的腹内妙计，梦里乾坤，只可惜我们的梦醒得太早！”

她侃侃而谈，一番话不但使其他人恍然大悟，也使文抄侯、胡子玉、任共弃三人面色大变，汗落如雨。

胡子玉犹图狡赖道：“姑娘的想像力真丰富，只是我们没理由要这样做呀？”

朱兰道：“你不是说过要两虎相争吗？当然是希望我们山主替韦明远报仇，找上萧涓狼拼，你们就可坐山观虎斗了……”

胡子玉脸色死灰，一语不发，颓然坐下。文抄侯却道：“姑娘的话，全凭想像，毫无事实根据！”

杜素琼接口道：“那你不妨看看，你的手血腥犹在！”

文抄侯将双手一伸道：“我这手上干干净净……”

杜素琼道：“你倒擦得快，可是我与你对过一掌，手上还染有数点鲜血，不知又将作何解释？”

说着将手伸出，上面果然染有几点血污，而且还有四五根断发，沾在血污上，分外刺目。

文抄侯抽了一口气道：“这……我怎知道你是从哪儿沾上的？”

杜素琼脸色一沉，骂道：“混蛋！难道我还需要故意找些证据来诬陷你不成？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，证据凿然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文抄侯愣了半晌，才作了一个大揖道：“山主明察秋毫，文某再无话说。”

杜素琼见他坦然地承认了，遂浅浅一笑道：“你们设计之密，不能说不佳，只是用这种方法来将事情硬套在萧涓头上，却是极为不智之举。”